

新时期女作家百人作品选

上 册

阎纯德	主编
白舒荣 孙瑞珍	选编
李 杨 俊 江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福州

上 集 目 次

序.....	孟伟哉 (1)
丁小莉	
静静的月影湖.....	(1)
丁小琦	
傍晚, 竹镇下起小雨.....	(11)
马丽华	
众神之神.....	(23)
马秋芬	
帆.....	(34)
马瑞芳	
煎饼花儿.....	(51)
毛小榕	
人的需要.....	(59)
王小妮	
有人找你, 一个穿黄夹克的 青年.....	(74)
王小鹰	
香锦.....	(86)
王 兰	
“圣水”.....	(103)
王安忆	
B 角.....	(111)
王旭烽	
想当元帅的士兵.....	(128)
王 扶	

钟编辑的五十三个小时.....	(145)
王英琦	
少年梦的幻灭.....	(159)
王治花	
葛梅.....	(165)
王海玲	
寒妮.....	(185)
王海鸽	
她们的路.....	(198)
王浙滨	
情书的真情.....	(212)
王 璞	
最漂亮的，是那只灯罩.....	(225)
方 方	
安树和他的诗友们.....	(238)
邓蜀芸	
紫色表示希愿.....	(257)
边玲玲	
烦恼.....	(269)
包 川	
办婚事的年轻人.....	(290)
关夕芝	
五虎将和他们的教练.....	(300)
田 芬	
管家.....	(314)
由 岑	
悠远的歌.....	(323)

石楠

画魂 (《张玉良传》节选)
..... (331)

叶广岑

五光十色的大街上..... (343)

叶文玲

秋爽..... (358)

叶梅

花灯, 象她那双眼睛..... (388)

乔雪竹

薜礼..... (403)

刘延

杜鹃花路..... (415)

刘俊民

月色清明..... (420)

朱如月

蛮荒..... (434)

池莉

月儿好..... (454)

竹林

蛇枕头花..... (465)

李小雨

钻台上..... (486)

李天芳

平安家信..... (492)

李汉平

“吓一跳”的故事..... (502)

李佩芝

雨夜，在小镇上…………… (515)

李玲修

最后一名选手…………… (528)

陈 丽

乐园…………… (556)

陈祖芬

关于候补中年知识分子的

报告…………… (561)

陈愉庆

墙…………… (587)

陈瑞晴

伐木人…………… (617)

陈慧瑛

参星与商星…………… (639)

杨 泥

啊！星星河…………… (645)

杨若木

差子考试…………… (659)

杨道立

丁香花很香，很香…………… (674)

严亭亭

从雨到雪，一双棕色的皮鞋

…………… (690)

严歌苓

腊姐…………… (700)

阿 蕾

河西，河东……	(724)
吴 萍	
伴侣……	(737)
河水静静流……	(741)
吴碧莲	
少校和他的女友……	(745)
余未人	
静静的西云山……	(760)



丁小莉

【作者简介】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生于广东珠海，原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九七四年在湛江市高中毕业，留校任高中语文教师一年。一九七五年到湛江化工机修厂当学徒。发表处女作《南岗红柳》。一九七九年因父亲转业到中山县，先后在合作商店、镇工业品经理部任售货员、资料员、物价员。一九八〇年调《南方日报》社工作，任记者，开始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作品，同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主要作品有：《各有千秋》、《走向那一个世界》、《静静的月影湖》、《苦娃子的梦》等，多发表在《作品》、《广州文艺》等刊物上。

静静的月影湖

姑娘的心真叫人难以捉摸，让我在失恋中苦苦徘徊了四个月的阿环，突然约我今晚八点在老地方相会。这教我在狂喜中又充

满猜疑，就象她的猝然离去使我既痛苦又迷惘一样。

晚饭后，我早早来到月影湖畔。夏日的晚霞在天边燃烧着，把明镜般的湖水染得通红。堤岸上，绿柳轻轻摆动着细长的枝条，茉莉花的馨香在空气中缓缓地流荡。一年前，我就在这儿认识了她。

那是早晨，朝霞刚刚升起的时候，我独自跑到湖边，打算构思一首关于爱情的诗篇。盛夏季节，酷暑使争奇斗艳的鲜花萎靡不振，长长的柳林，也没精打采地蔫搭着脑袋。湖边唯一的半截石椅上，坐着一位闭目养神的干瘦老人。天哪，这哪有半点儿诗的意境？正当我懊恼心烦的时候，灌木丛深处忽然传来一阵轻柔甜润的歌声：

好一朵茉莉花呀，

好一朵茉莉花，

满园的花开比也比不过它……

我的脚步惊动了枝头的柳莺，歌声停住了。这时，我才发现硕大的葵叶后面隐现着一位娇小玲珑的姑娘，洁白的上衣，翠绿的短裙，柔软的长辫高高地盘在头顶上，右侧还插着一枝并蒂茉莉花。这会儿，姑娘也回过头来好奇地打量我。她约摸二十四五岁，白皙的鹅蛋脸，一双乌黑的眸子，看什么都带着惊讶的神色。也许是见我痴呆的模样，她那樱桃般的小嘴一抿，脸上立刻现出一个深深的笑靥——多么迷人！可惜我还来不及作出任何反映，姑娘却把脸转过去，仍旧轻巧地采撷着绿丛中星星点点的茉莉花。

好一朵茉莉花呀，

好一朵茉莉花，

……

“真美！”我情不自禁地赞叹起来。那倩影和歌声，拨动了

我的心弦，灵感之门哗然大开，我神速地捕捉着这稍纵即逝的诗情画韵，一口气写下七页。抬起头时，那姑娘已出现在石椅那边。只见她一手挽着花篮，一手扶着那位养神的老太太，慢慢地向公园大门走去。霞光给姑娘的身影镀上一层柔和的金边，在老人龙钟老态的陪衬下，愈显得袅袅娜娜，神采丰姿。

她消失了。我怔怔地望着大门那边，回味着刚才一刹那的情景。那窈窕的身姿，俊俏的脸蛋，甜润的歌声，纯真的笑容……我好象在哪儿见过她，可是怎么也记不起来。我想，我是爱上了她。

无论我乐意不乐意承认，我已经年庚三十四了。曾经历过若干次恋爱，都仅仅是抽了枝叶，开不出花朵，更甭提结果。一九七五年秋，我差点儿要与一位纺织女工举行婚礼了，可就在这一年里，省城报刊上发表了我的两首诗作，突然使我明确了自己的身价，未婚妻在我心目中也变了形：她腰肢粗拙，模样不雅，嗓门太高……总之，她配不上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于是，我轻而易举地打发了她。

后来，我的大作再没能得到发表，也没有想象中的姑娘前来问津。前几天，听说那位纺织女工与一名解放军干部成亲了。就在我暗地里懊悔不迭的时候，伟大的邱比特把这花一般的姑娘送到我的面前。啊，她是多么年轻美丽，多么令人迷恋！

从此，我每天早晨跑到公园里去，也果然如愿以偿地碰到她。（自然也见到那位大刹风景的老太婆。）有一回，我壮着胆子走过去，一边帮她采撷茉莉花，一边恭敬地搭讪道：“请问，贵姓……”

“人家叫我阿环。”她说。那声音轻柔甜蜜，象唱歌一样好听。

“阿环！多美的名字。”我喜不自禁，“民间传说中，有一

个仙女叫阿环……”

看到她感兴趣，我热烈地讲述那优美的传说，而且引伸、生发出连绵不断的故事。是的，她听得津津有味。我很自信我这渊博的学识，足以使这未经世面的少女五体投地。

我是一个机灵的人，当我刚刚从她那纯洁的眼神里捕捉到一丁点厌烦情绪，就急忙地转了话题，指着石椅上的老人发问：“那位慈祥可敬的老人是你的母亲吗？”

她淡淡一笑，摇了摇头，向篮里投下几朵含苞欲放的茉莉花，声音很轻：“我没有妈妈。”

“啊，为什么？”

“我刚懂事的时候父母就病死了，是政府把我养大的。”

“真想不到。”我叹息着，无限同情地望着她，并且告诉她，我也是从小失去了父母，后来，一对无儿无女的老人收养了我，我中学还未毕业，他俩也先后逝世了……听着我悲伤的叙述，姑娘惊讶地抬起脸，眼里含着晶莹的泪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顿时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转眼又是半个月，每天清晨，看到我从湖那边翩翩而来，她的眼睛就放出一种奇异的色彩。而我，每回目送她挽扶着老人消失在公园大门，心头就象失去了一件什么，感到无限空虚和惆怅。有一个早晨，我终于得到一个机会，向她顿挫抑扬地朗诵了第一次见面时我为她写的诗章：

你翩翩的风度如那天边的惊鸿，

你灵巧的身肢如那海底的游龙。

美丽纯真，象怒放的茉莉，

生机勃勃，象高山的青松。

不，你是一朵轻云飘然出岫，

你是一株翠柳荡拂春风。

.....

我按捺住颤抖的心，将这首长诗一气念完，然后，充满期待地望着她。她呢，认真地瞅着我，笑靥儿浅浅一露，悄声笑了。

“我好象见过你似的。”她忽然冒出这么一句。

“太巧了！”我兴奋得差点跳起来，“我第一眼看见你，也有似曾相识之感。正是‘眼前分明天外客，心底却似旧时友’。我们若非前生有缘，便是心灵相通……”

“你真会说话。”她半侧着的鹅蛋脸泛起两朵红云，灵巧的小手不停地采摘着花朵。我恨不得立刻向她剖白心迹，但我克制了自己。这么迫不及待，女孩子多会反感的。

这天分手时，阿环破例折了些茉莉枝条，告诉我，明天早晨她不来了。

“为什么？”我的心骤然掉进了冰窟窿，敏感地生出种种不祥的猜测。然而她却微笑着说：“快入秋了，怕老人家受凉。”说着朝石椅那边望了望。

“她是你什么人？”我不禁问。

“敬老院的老人，我的服务对象。”

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市敬老院我去过，那是一所地主庄园改建的，环境幽雅，设备齐全，里边住着几十个鳏寡孤独的老人。原来，她就是伺候这些老头老太的。三百六十行，她怎么偏偏投在那儿工作？真见鬼！我顾不得多想，沮丧地问：“那什么时候再见到你呢？”

“……”

“明晚，”我犹豫了一下，小心翼翼道，“我在这儿等你……”

.....

我们相爱了。爱情在我心中燃起，比哪一次都烧得炽烈。每

当我伴着心爱的姑娘穿过闹市，步入影剧场时，碰过多少羡慕和妒嫉的眼光。只要看到我在屋里整装待发，来访的朋友准会猜到我的去向：“哈罗，曹子建又要去会洛神喽！”这时，我心里甭提有多么舒畅，多么写意。有一回，一位朋友对我说：“不久前，有一位干部子弟狂热地追求过你这洛神，她和他好过一阵子，不知何故又把人家甩了。”言下之意是叫我当心！我并不介意，因为无论是职业、地位、风骚、才华，我相信我都能使一个小小的服务员慑服。至于那位可怜的公子，大概是命该如此……呵，人生多么美好，爱情之神多么慷慨！

我做梦也想不到，我也遭受了同样的厄运。她莫名其妙地离开了我……

冬残了，春去了，月影湖畔又开出了星星点点的茉莉花，那美丽的姑娘却不复出现了。失恋的滋味实在叫人不堪忍受。四个月来，尽管我在朋友们面前竭力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顾影自怜，镜中人毕竟是消瘦而憔悴多了。我整夜整夜地失眠，苦苦回忆我和她相处中的每一举止言谈，检点自己可能在哪儿冒犯了她的尊严。记得最后一次相会，是在我的客厅里用晚餐，我们品评着少见的美酒佳肴，最终的话题，还是扯到她的本行：

“阿环，你成天和一群七老八十的人呆在一起，不厌烦吗？”

她温和地望了我一眼，摇摇头，笑了笑。

“我认识几个实权人物，我可以叫他们给你调动工作。”我满有把握地说。

她愣住了。惊讶地抬起脸来：“怎么，你也不喜欢我在那儿工作？”

“不不，”我忙不迭地解释，“你在哪儿我都喜欢，我是说，你应该在一个充满诗意的岗位，发挥你的特长。”

她默默地低头品酒，白皙的脸蛋变得通红。沉寂良久，才听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那是一群可怜的老人，泡了大半辈苦水，解放了，才得到政府的照顾，不愁吃，不愁穿，算是享了晚年福。可是，他们常常想念失去的亲人，有时心里还是孤苦寂寞的……”

“你一个人能解脱他们的孤苦吗？”

“他们喜欢我，我会给他们唱歌，讲故事。夏天，院里的花谢了，我给他们采来鲜花，冬天，屋里冷了，我给他们做小手炉……他们也象亲父母一样对我，我间或有点头热脑胀，全院老人会守着我，不肯离去。真的，我离不开他们，他们也离不开我。”

我想，她是不是以为我没法为她调动，才打肿脸皮充胖子，或是出于姑娘的任性和好强？我心里费劲地猜测着。阿环却扬起脸，忽闪着乌亮的眸子望着我：“人应该是善良的，有本书说，给人于温暖和安慰，自己也得到温暖和安慰。你说对吗？”

“你太天真了。”我的头开始发晕，酒力助我高谈阔论的兴头：“书是书，现实是现实，别说你和他们非亲非故，就是亲生子女，又有多少人愿意伺候爹娘的？有首歌说：新社会，新国家，自己赚钱自己花，按劳分配上宪法，咱可没钱养老人家……”不知什么时候，我醉了。

“也许，”我从回忆中挣扎出来，望着静静的湖水，独自思忖，“是我叫她调动工作的事，伤了她的自尊心？唉，姑娘家总是要强的，她们的心思常叫人难以理解。”

为了弥补这次的过失，我开始考虑写一首长诗，歌颂的对象是那晦气的敬老院，把我的阿环比喻做民间传说中的仙女，她是送给人间幸福的使者……

“阿春。”

正当我想得天花乱坠、痴痴呆呆的时候，一声轻柔的、非常熟悉的呼唤惊醒了我。我跳起来——是她，我的仙女，我的洛

神！明晃晃的月光下，我诧异地发现她也消瘦了，眼眶上有一圈红晕。但仍旧是洁白的上衣，翠绿的短裙，娉娉婷婷，宛如一朵含苞待放的茉莉花。我又心疼，又激动，千言万语竟说不出一句，呆了半天才想起赞美诗：“阿环，我又为你构思了一首……”

她淡然一笑，那神态好象在说：你的诗是撒谎！

我的心骤然紧缩，声音也颤抖了：“阿环，你到底怎么啦？这四个月，想得我真苦啊！”

我抹着眼睛向她倾诉这段时间的烦恼和思念，她静静地听着，那疑惑和同情的眼睛直直地盯住我。半晌，突然打断我的话：“别说了，我从前见过你。”

我呆若木鸡般望着她。

她咬了咬下唇，仿佛给自己鼓气，但声音仍旧是那么轻柔：“十多年前，你来过敬老院，穿着一件皮夹克。”

我打了个寒噤，失声叫道：“不，那不是我！”

“你在那儿见到了与你失散多年的妈妈……”她固执地，用原来的声调说下去。

我惊慌失措地喊道：“你疯了，阿环，我妈妈早就没了，我……”

她又一次微笑了，目光变得轻蔑和鄙夷，简直叫我无法忍受。我绝望地抱住脑袋，一幕早已不愿回忆的情景浮现在眼前：

那是我参加工作不久的时候，一天，我接受任务往敬老院送慰问品。出来时，刚刚穿过一道拱门，假山后突然走出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太婆，两眼直瞪瞪地看着我，浑身颤抖地问：“你，你不是叫……”她说出了我早已淡忘了的童年时的乳名。

我吃惊地望着她，那老人面部、手背长满了我熟悉的汗斑。当我将我现在的名字告诉她时，她失望地闭上两眼，老泪纵横，一双干枯如柴的手紧抓住我不放。突然，老人睁开眼，“不，你

不叫宁春，你就是阿乞，我的小儿子阿乞……”我吓得使劲挣脱，她却放声哭叫着。这时，一个为敬老院担水的小女孩，路见这情景，搁下水桶上来挽扶老人：“阿婆，您别难过呀，政府会帮您找到您的儿子的，会找到的……”

她把老人扶走了。临走，还回头望了望我，抱歉地说：“您别怪她，她太想儿子了。”……

啊，那张白皙的鹅蛋脸，那双带着一丝惊讶的眼睛——莫非她就是少年的阿环？

冷汗从头上冒出来，我只得作出很委屈可怜的样子：“阿环，我求求你，那真的不是我，不是我……”

她沉默了。一块乌云遮住了月亮，我看不清她的脸色。只听到柳枝在夜风中沙沙作响。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阿环凄然地叹了口气，望着湖水自语道：“那老太太三年前死了。可怜的老人，五个儿子都先后死去了，仅存的小儿子，也在解放前夕失散了。她为此哭瞎了眼睛，进了敬老院，在多方面的关照下，治好了眼睛。为了找儿子，她常常偷跑出去，几天后才把她找回来。有一回，据她说在敬老院里碰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子，可是那人却不认她。从此，她常不吃不睡，神经失常。每天，她夹着一套小儿子穿过的破衣裳，在大门口望啊、望啊……治好了的眼睛又望瞎了……”

姑娘哽咽着说不下去，双手捂着脸。

我心乱如麻，第一次感受到一种震撼心灵的力量，我喃喃哀求道：“阿环，那真的不是我的母亲，她认错人了，是她想疯了，她——”

“你撒谎！”她放下手，饱含泪水的眼里充满痛苦和愤慨，“那天你喝醉了酒，统统都告诉我了。你还说，人都是自私的，所谓善良是旧时代虚伪的说教。你妈也说过，你耳跟后有一

块黑斑，我看过了。没有良心的人，简直不如一条……”

一阵霹雳砸得我目瞪口呆，顿时天旋地转，我瘫倒在石椅上。

等我清醒过来，她已经走了。静静的月影湖，沉落一弯明月。岸边的杨柳，厌倦地摇曳着，空气中仍旧流荡着茉莉的芬芳。然而，这一切都叫人感到空虚、寂寞和无聊。我明白，她，是不会再回来了。

当痛苦变得轻松一些的时候，我开始懊丧地考虑：我的又一次失恋将在同事、朋友中招来什么样的非议、嘲笑和讥讽？我又该如何去摆脱、解释、圆场？或者，说我嫌弃她的工作卑微？不，这样虽然面子光彩一些，却会在我的性格上留下永久的污点——最后，我决定勇敢地向人们宣布：是她捉弄了我，骗走了我的爱情！

（选自1980年《广州文艺》第12期）



丁小琦

【作者简介】一九五七年三月生于辽宁省沈阳市，祖籍四川成都。在沈阳八一小学、一二六中学就读。中学毕业后到辽宁盘锦垦区劳动三年。一九七七年底进北京海政歌舞团创作室，从事歌词创作，主要作品有《海风呵海风》、《亲人送别金沙滩》。一九八〇年在《芒种》杂志发表处女作《冰窗花》。还先后在《解放军文艺》、《北京文学》等处发表小说、诗歌。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女儿楼》（1983年《昆仑》第六期）及短篇小说《划红圈的星期五》、《当雪花飘落的时候》、《老罗头》、《叛徒》等。

傍晚，竹镇下起小雨

大概是因为从上面下来搞报道的，所以县委对我们几个人特别优待。不但是住着县招待所最高级的房间，而且所到之处都车接车送，县委宣传部长和张秘书更是寸步不离，包括进百货商